



## 十、湍流

湍流具有随机性、扩散性、漩涡性和耗散性。

自由剪切流的无粘不稳定性：自由剪切层受到扰动界面变形后，速度剖面有拐点，受阻减速，压力升高，产生高压区，高压导致变形加剧。

湍流运动同样满足连续方程及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但由于其随时间、空间的剧变性质（脉动性），考虑细致的真实运动几乎是是不可能的，实际也是不可能的。通常采用平均运动方程来描述湍流运动。研究湍流运动的基本方法，是把实际物理量分解为两部分：平均运动和脉动的随机部分。

边界层内湍流流动与没有湍流的外流之间的边界是随时间而脉动的。在接近外缘的空间位置上，湍流和层流交替变化着，流动在一段时间是湍流的，在另一段时间是层流的，这种在同一空间位置上层流和湍流的交替变化过程称为**间歇现象**。对空间的固定点而言，流动在该点保持为湍流的时间占整个统计时间的百分比被定义为**间歇因子**，通常用γ表示，如γ=1表示流动始终为湍流，γ=0表示流动始终是层流。

相关函数是几个不同时间-空间点上的若干个湍流脉动量的乘积统计量。湍流模拟结构研究的重要手段。

**雷诺应力**物理起因是平均速度不同的两层流体之间由于速度脉动而引起的动量交换。雷诺应力的实质是湍流脉动所引起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的动量的统计平均值，也就是脉动运动产生的附加力。

### 十一、正激波

定常，绝热，无黏，无体积力，但不等熵。控制方程为 $\Delta(\rho u)=\Delta(p+\rho u^2)=\Delta\left(h+\frac{u^2}{2}\right)=0$ ，得  $M_2^2=\frac{(\gamma-1)M_1^2+2}{2\gamma M_1^2-(\gamma-1)}$ 。有**R-H关系式** $\frac{p_2}{p_1}=\frac{(\gamma+1)M_1^2}{(\gamma-1)M_1^2}$ ， $\frac{T_2}{T_1}=(2\gamma M_1^2-\gamma+1)\frac{(\gamma-1)M_1^2+2}{(\gamma+1)^2}$ ， $\frac{p_{t2}}{p_1}=\frac{1}{\gamma+1}(M_1^2-1)$ 。正激波过后，熵增 $s_2-s_1=c_p\ln\left[\left(1+\frac{\gamma-1}{2}M_1^2\right)\left(M_1^2-1\right)\right]+\frac{2\gamma}{\gamma+1}(M_1^2-1)$ 。若来流马赫数小于1，熵减，由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存在这种情况。总压关系 $\frac{p_{t0}}{p_{t\infty}}=e^{-(\gamma-1)M^2/2}<1$ 。**普朗特关系** $\alpha^2=u_1u_2$ 。**亚声速可压缩流中速度的测量**，考虑绝

热等熵，应用等熵关系式 $M_1^2=\frac{\gamma-1}{\gamma}\left[\left(\frac{p_{t0}}{p_0}\right)^{(\gamma-1)/\gamma}-1\right]$ 。**超声速可压缩流中速度的测量**，考虑绝热不等熵，有正激波， $\frac{p_{t0}}{p_0}=\left(\frac{(\gamma-1)^2M_1^2}{4\gamma M_1^2-2(\gamma-1)}\right)^{\gamma(\gamma-1)/2}\frac{1-\gamma+2\gamma M_1^2}{\gamma+1}$ 。

### 十二、斜激波

斜激波的压强波，控制方程为 $\Delta(\rho u)=\Delta(w)=\Delta(p+\rho u^2)=\Delta\left(h+\frac{u^2}{2}\right)$ 。有偏转角θ和激波角β。通过斜激波的变化由垂直于激波面分量确定，并且**方向与正激波的控制方程相同**。定义斜激波前后的法向马赫数 $M_{n1}=M_1\sin\theta$ ， $M_{n2}=M_2\sin(\theta-\beta)$ 。有**斜激波关系式** $M_{n2}^2=\frac{1+(1-\gamma)M_{n1}^2/2}{\gamma M_{n1}^2-(\gamma-1)/2}$ ， $\frac{p_2}{p_1}=\frac{(\gamma+1)M_{n1}^2}{2\gamma(\gamma-1)M_{n1}^2}$ ， $\frac{p_{t2}}{p_1}=1+\frac{2\gamma}{\gamma+1}(M_{n1}^2-1)$ 。**波后马赫数即可能小于1，也可以大于1**。

斜激波偏转角不是独立参数，有 $\theta-\beta-M_1$ 关系式 $\tan\theta=2cot\beta\frac{M_1^2\sin^2\theta-1}{M_1^2(\gamma+cos2\theta)+2}$ 。(1)对于一个给定的波前马赫数，存在一个 $\theta_{max}$ ， $\theta<\theta_{max}$ 存在贴壁直线斜激波， $\theta>\theta_{max}$ 出现弯的脱体激波。 $\lim_{M_1\rightarrow\infty}\theta_{max}\approx45.5^\circ$ 。(2)对应一个θ值(< $\theta_{max}$ )，存在两个β值。不同 $M_1$ 对应的 $\theta_{max}$ 组成的连线上部分对应强解，下部分对应弱解。另外一条低于 $\theta_{max}$ 连线的曲线为 $M_2=1$ 的连线，上部分对应波后为亚音速流动情况，下部分对应波后为超音速流动情况。“弱”与“强”的分类是根据以下事实确定的：当给定 $M_1$ 时，β越大则 $M_{n1}$ 越大，因此压强比 $p_2/p_1$ 越大。在实际情况中，通常出现的是弱解情况。(3)如果 $\theta=\theta^*$ ，那么 $\beta=90^\circ$ 或 $\beta=\mu$ (马赫角)。 $\beta=90^\circ$ 的情况对应正激波，随着β增强激波。 $\beta=\mu$ 对应马赫波。对于这两种情况，湍流波动不发生传播。(4)超音速流过平顶角为θ的尖楔，增加来流马赫数 $M_1$ 。随着 $M_1$ 的增加，β角减小，激波增强，这是因为随着 $M_1$ 的增加， $M_{n1}$ 是增大的。相反，降低来流马赫数 $M_1$ ，激波角β增大，激波变弱。如果 $M_1$ 降低到一定程度，激波将会解体。(5)保持 $M_1$ 不变而增大偏转角β，随着β的增大，激波角β增大， $M_{n1}$ 是增大的，湍流波动会增强。但是一旦θ角超过 $\theta_{max}$ ，激波会变成脱体激波。从理论上讲，总压是气体可做多少有用功的度量。总压损失越小，流动过程的有效性越高。当马赫数增加时，通过正激波的总压损失越来越大，如果流动的马赫数在通过正激波前就被降低，总压损失就会变小，这就是斜激波的作用，即降低通过正激波前的速度。尽管通过斜激波也有总压损失，但对于同一个上游马赫数来说比正激波的要小得多。实际应用是超音速管道的设计。

**流过尖楔和圆锥的超音速流**。对于有角相同半顶角的圆锥体和楔形体来说，他们的主要不同为：圆锥体上的激波较弱；圆锥体上的压力较小，圆锥体表面以上的流线是弯曲的，而不是直线的。

对于尖楔，假设尖楔底部压力为自由来流静压，来流动压为 $q_1=\frac{1}{2}\rho_1V_1^2=\frac{1}{2}\rho_1\frac{V_1^2}{V_1^2}=p_1$

$\frac{V_2}{2q_1}V_1^2=\frac{1}{2}p_1M_1^2$ ，阻力 $D'= (2\text{lsin}\theta)(p_2-p_1)$ ，阻力系数 $c_d=\frac{D'}{q_1}=\frac{4\text{tan}\theta}{\gamma M_1^2}\left(\frac{p_2}{p_1}-1\right)$ 。阻力产生的根源是激波的出现。激波是一个耗散的产生阻力的机制。因此这种情况下的阻力被称为**波阻**。

斜激波在真实情况下有时会遇到侧壁或与其它激波、膨胀波相交，进而发生相互作用，这种现象称为**激波的干扰与反射**。

**正反射射。入射激波**打到水平壁面，不会自动消失，而是产生**反射激波**，当反射激波后流动满足流线与物面相切的边界条件。对应相同的偏转角β，反射激波的波前马赫数较小。反射激波的强度比入射激波弱。反射不是镜像反射。反射激波及其波后的流动特性可以由 $M_1$ 和θ唯一确定。

**马赫反射**。由点发出的直入射斜激波在上壁面附近弯曲，并在壁面变成一正激波。这个正激波保证了壁面处的壁面边界条件。另外，由正激波上分出 一个反射激波向下游传播。这种波型，称为马赫反射。

**激波干扰**。右行、左行激波干扰，产生各自的折射波，滑移线将波后区域分开。通过滑移线压强不变，速度的方向相同且平行于滑移线，但大小不一定相同，所有其它特性均不相同，特别是熵不相等。两同向激波相交形成一更强的激波，同时伴随一个弱反射波。这一反射波是必须的，以调节保证滑移线分开的波后区域速度方向相同。

**钝头体前的脱体激波**。弓形激波，与来流垂直的激波最强，离开该点，激波逐渐弯变弱，最后在远离物体的地方变为马赫波。弓形激波与钝头体之间的流动为超音速流和亚音速流的混合区。亚音速区与超音速区的分界线被称为**音速线**。脱体激波线的形状、激波脱体

距离、整个流场的解，由来流马赫数、钝头体的尺寸与形状确定。采用数值求解技术可以得到该流场的解。弯曲弓形激波是观察到在一起来流马赫数下所有可能的斜激波解的例子之一”。a-c对应强解；c对应最强偏转角；c-c'对应波后马赫数小于1的弱解；c'对应波波之后气流速度为音速的线；c-e对应激波之后马赫数大于1的弱解。

**普朗特-格利耶膨胀波。膨胀过程是一个等熵过程**。要解决的问题是，已知上游马赫数 $M_1$ 及其它流动特性，求通过偏转角θ膨胀后的下游特性。有前马赫角 $\mu_1=\arcsin\frac{1}{M_1}$ 对应前马赫线，后马赫角 $\mu_2=\arcsin\frac{1}{M_2}$ 对应后马赫线。考虑一个以无限小的偏转角dθ引起的非常弱的马赫波，有 $d\theta=\sqrt{M^2-1}\frac{d\mu}{M}$ 。结合等熵关系式，有Prandtl-Meyer函数ν( $M$ )= $\sqrt{\frac{\gamma+1}{\gamma-1}}\tan^{-1}\sqrt{\frac{\gamma-1}{\gamma+1}}(M^2-1)-\tan^{-1}\sqrt{M^2-1}$ 和关系θ=ν( $M_2$ )-ν( $M_1$ )。对凸曲面，不计气体黏性时，气流参数值的总变化只决定于波前气流参数和总折转角度，不同折转方式只是改变了膨胀过程的速度。对凹曲面，由指向直线马赫波所形成的等熵波系（膨胀波+压缩波）都可应用P—M关系，但要注意符号。对于Prandtl-Meyer函数，当 $M_1=1$ ，

$M_2=\infty$ 时，气流的最大偏转角为 $\nu_{\infty}=\frac{\pi}{2}\left(\sqrt{\frac{\gamma+1}{\gamma-1}}-1\right)$ ，如果此时壁面转角大于气流的最大偏转角，在最大偏转角之外的区域会出现滞街。

只要翼型是由直线组成的，且流动偏转角足够小能保证没有脱体激波出现，那么绕翼型的超音速流动就应由一系列斜激波、膨胀波组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应用激波-膨胀波理论准确地求解翼型表面的压力分布而得到翼型的升力和阻力。无粘、超音速流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翼型在超音速流中受到一定的**波阻**。波阻的存在在本质上与翼型产生的激波有关，即与通过激波的熵增和总压损失有关。降低波阻是超音速翼型设计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在同样来流马赫数下，翼型的厚度越大，其零升波阻越大。钝头体的阻力要大得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超音速飞行器中避免使用钝头前缘的原因。而在高超音速条件下，钝头前缘可以减小气动热。

### 十三、准一维流动理论

流管面积变化不太剧烈，γ、z方向的速度分量与x方向相比很小，这样的流场变量可被假设为只是x的函数，被定义为一维—准流动。流动假设定常、无粘、忽略体积力、等熵。控制方程为d(ρuA)=dp+ρudu+ρ<sub>z</sub>udu=0。

**面积-速度关系式** $\frac{dA}{A}=(M^2-1)\frac{du}{u}$ 。对于 $M<1$ 的亚音速流动，要使流动速度增加，必须减小管道截面积；要使速度减小，必须增大管道截面积。对于 $M>1$ 超音速流动，要使流动速度增加，必须增加管道截面积；要使速度减小，必须减小管道截面积，与亚音速流动趋势完全相反。对于 $M=1$ （音速流），对应于截面积积分函数A(x)达到当地最大或最小。在物理上， $M=1$ 只能对应于管道面积最小。要使静止气体在管道内加速为超音速流，首先应通过收缩管道在亚音速段加速气体；一旦达到音速，通过扩开管道进一步将气流加速至超音速。因此须将管道设计成收缩-扩开管道，称为**拉瓦耳管**。并且马赫数等于1只可能出现在最小截面积处，称之为**喉道**（throat）。

**不同反压下的流动**。假设气流在喉道处达到音速，则在等熵流中，喉道参数为临界参数，有面积×马赫数关系式 $\left(\frac{A}{A^*}\right)^2=\frac{1}{M^2}\left(\left(\frac{C_p}{\gamma p_0}\right)\left(1+\frac{\gamma-1}{2}M^2\right)\right)^{(\gamma+1)/(\gamma-1)}$ ，

$\left(\frac{A}{A^*}\right)^2=\frac{\gamma-1}{\gamma}\left[\frac{\left(\frac{\gamma}{\gamma-1}\right)^{\frac{\gamma}{\gamma-1}}}{1-\left(\frac{\gamma}{\gamma-1}\right)^{\frac{\gamma}{\gamma-1}}}\left(\frac{p}{p_0}\right)\right]^{\frac{\gamma}{\gamma-1}}$ ，A/A\*与M的关系曲线为V形，且过(1,1)点，对于一个给定的

A/A\*，对应两个马赫数，一个亚音速值，一个超音速值。考虑一给定截面积分布的收缩-扩开管道，不一定满足气流在喉道处达到音速。喉道用t表示，出口用e表示。假设气流等熵通过喉管增加，在扩张段膨胀为超音速流。此时的出口马赫数与压强分别为 $M_e=M_{e0}$ ， $p_e=p_{e0}$ 。对于这种情况，喉道处的流动为音速，且 $A_e=A^*$ 。注意只要有入口与出口存在压力差，才会存在通过喉管的流动 $p_{te}<p_0$ 。如果出口压力 $p_e\neq p_{e0}$ ，则把出口下游的环境压力定义为**反压**(背压)，用 $p_0$ 表示。当总压和总温分别为 $p_0$ 和 $T_0$ 给定时，对于给定面积分布的收缩-扩开管道，其内部流动由出口反压 $p_0$ 决定。如果 $p_e=p_0$ ，喉管入口与出口不存在压力差，那么管内没有流动发生。当 $p_{e3}\leq p_0<p_0$ 时,管内流动对应无数多个亚音速等熵解，每个不同的解与一个不同的反压 $p_0$ 相联系。

随着出口压力的降低，在喉道处的速度增加，质量流量增加。当 $p_0=p_{e3}$ 时，**气流在喉道处达到了音速**。如果进一步降低出口压力，使 $p_0<p_{e3}$ ，喉道处的流动参数保持不变。喉道处的马赫数不能超过1，一旦流动在喉道达到音速，不管 $p_0$ 降低到多少，质量流量仍然保持不变，这种流动称为“**窒息**”流(choked flow)。这是可压缩流流过管道的一个重要特征。扰动就不能向喉道之前的收缩段逆向传播。在喉管收缩段的流动不再与出口压力相联系。

当 $p_{e5}<p_0<p_{e3}$ 时，管内流动对应无数多个非等熵解，喉道下游存在一道位置(强度)由 $p_0$ 决定的正激波。

当 $p_{e6}<p_0<p_{e5}$ 时，管内流动除出口外对应超音速等熵解，喉管出口处存在强度由 $p_0$ 决定的斜激波。

当 $p_0=p_{e6}$ 时，只有一种可能的超音速等熵流动。

当 $p_0<p_{e6}$ 时，管内流动和 $p_0=p_{e6}$ 时完全相同，但出口处存在膨胀波。

喉道处参数表示喉管通量计算公式 $m=\rho_0uA_e=\frac{\rho_0^*A_e}{T_0^*}M_e^*\sqrt{\frac{\gamma}{R}\left(1+\frac{\gamma-1}{2}M_e^{*2}\right)^{\frac{\gamma}{\gamma-1}}}$ 。当喉道处 $M_e=1$ ，则 $A_e=A^*$ ，流量达到最大值。

**扩压器**的作用是使用气流以尽可能小的总压损失通过管道并在其出口降低速度。一个理想的超音速扩压器，应当以等熵压缩过程使速度降低。超音速流以马赫数进入扩压器，通过收缩段等熵地压缩到喉道处（M=1），然后进一步通过扩开管道在出口处以较低的亚音速马赫数流出。因为流动是**等熵**的，所以总压通过整个扩压器是不变的。但是超音速流在减速过程中不产生激波是极其困难的。在扩压器的收缩段，超音速气流向气流本身偏转，因此气流自身受到压缩会产生斜激波，等熵条件不再成立，通过激波有熵增产生。在真实流动中，气体是有粘性的，在扩压器壁面附近层内也会产生摩擦增。**实际的**超音速扩压器中，来流通过一系列反射斜激波减速，收缩段通常采用收缩直壁，然后，再通过一等截面管道。由于激波与附面层的相互干扰，反压会逐渐变弱和耗散，有时在等截面喉道出口出现一弱的正激波。真正的超音速扩压器的喉道面积大于理想扩压器的喉道面积。最后，等截面喉道下游的亚音速流动通过扩开管道继续减速。设计高效率扩压器的关键在于使通过扩压器的气流总压损失尽可能小。

**超音速风洞**基本布局：**管口**为收缩-扩开管，在喉管扩开段产生超音速流，流入与喉管出口连接的称之为**实验段**的等熵截面，然后流入与实验段相连的**扩压段**，即扩压器以使超音速来流减速。有两个喉道，喉管喉道(第一喉道)和扩压器喉道(第二喉道)。

实验模型置于实验段，模型产生的激波传播至下游与扩压器内多反射波相互作用。超音速风洞中总压损失的主要来源是扩压器。 $\frac{A_2}{A_1}=\frac{p_{t1}^*}{p_{t2}^*}=\frac{p_{t0}}{p_{t2}^*}$ ，总压通过激波总是在下降，第二喉道总是比第一喉道大；对于一个给定的风洞，如果 $A_{2,1}$ 小于上式确定的值，在风洞的扩压段会发生**窒息**的现象，即扩压器不能通过由喉管流出的等熵超音速流动；从风洞的启动过程来**分析**。随着入口总压的提高，风洞启动过程中激波首先出现在喉管的扩开段(第一喉道下游)。如果 $A_{2,2}$ 足够大，激波会随着总压的升高迅速向后移，激波会扫过实验段和扩压器的收缩段，出现在第二喉道的下游。激波被第二喉道“吞掉”了，这时实验段的气流就是需要的等熵超音速流动。相反，如果 $A_2$ 不够大，没有达到所要求的值，正激波会由于第二喉道的壅塞停留在喉管扩张段，这样通过实验段和扩压器的流动为亚音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称超音速风洞没有启动。改变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是调节 $A_{2,2}$ ，使 $A_{2,2}/A_{2,1}$ 足够大。

**摩擦压降**。假设没有能量增加，没有传热，管道截面积不变。定义定熵流 $l_w$ :过流断面上流体与固体壁面接触的周界线长度。设水力直径 $D_H=4A/l_w$ 。定义摩擦系数 $f=\frac{\tau_w}{\rho u^2}$ 。

控制方程为d(ρu)= $\frac{2f}{D_H}dx+\frac{1}{\rho u}\frac{dp}{d\rho}+\frac{du}{u}=\frac{d\tau}{\tau}+(\gamma-1)Ma^2\frac{du}{u}=0$ 。解得 $\frac{dp}{p}=-\frac{\gamma Ma^2 f}{2(1-Ma^2)}\frac{dx}{D_H}$ ， $\frac{dp}{p}=-\frac{\gamma Ma^2 f}{2(1-Ma^2)}\frac{dx}{D_H}$ ， $\frac{du}{u}=\frac{\gamma(\gamma-1)Ma^2 f}{2(1-Ma^2)}\frac{dx}{D_H}$ ， $\frac{d\tau}{\tau}=\frac{(\gamma-1)Ma^2 f}{2(1-Ma^2)}\frac{dx}{D_H}$ ， $\frac{ds}{s}=\frac{(\gamma-1)Ma^2 f}{2D_H}$ ， $\frac{dMa}{Ma}=\frac{\gamma Ma^2 (1-\frac{\gamma+1}{2}Ma^2) f}{2(1-Ma^2)}\frac{dx}{D_H}$ 。流动为亚声速时，摩擦使速度、马赫数、熵增加，密度、压力、静温和总压减小；流动为超声速时，摩擦使密度、压力、静温、熵增加，速度马赫数和总压减小。

$\lambda^2=\frac{(\gamma+1)Ma^2}{2(1+\frac{\gamma-1}{2}Ma^2)}$ ， $X(X)=\frac{1}{2}-1-\ln\frac{1}{2}$ 。X(X)关于Ma曲线为V形， $Ma=1$ 时为最低点，此

时X值为0。 $\frac{2\gamma}{\gamma+1}\frac{q_{fmax}}{D_H}=\lambda(X(M_2)-X(M_1))$ ，平均摩擦系数 $\bar{f}=\frac{1}{L-\bar{L}_0}\int_0^{L-\bar{L}_0}f\text{ }dx$ 。

对于亚声速流动，入口马赫数越高最大管长 $L_{max}$ 越短。管长超过最大管长 $L_{max}$ ，会发生**摩擦堵塞**。出现壅塞时，扰动会传播到入口处，迫使气流发生溢流，减小流量，减小马赫数，从而使使得最大管长等于实际管长。

对于超声速流动，出口为声速。对于给定管道，无论入口处马赫数多高，气流顺利流动的最大管长仅取决于比热比。发生壅塞时，扰动无法向上游传播，只有通过管内的激波调整流动，使得出口为声速。

**增能管流**。考虑加热情况下的管道流动，假设没有摩擦，加热不引起太大的温度变化，只考虑总温的变化，管道截面积不变。能量方程为 $\frac{dT_0}{dx}=\frac{q_w}{\rho u}+(\gamma-1)Ma^2\frac{du}{u}$ 。由能量方程可以看到，加热作用一部分用来增加内能，一部分用来增加动能。增能总是使气流速度趋于声速，冷却使气流速度离开声速。(1)流动为亚声速时，马赫数 $Ma_0=1/\sqrt{\gamma}$ 时，静压出现最大值。单靠增能不能改变气流声速特性。加热最多使马赫数达到1，给定的入口马赫数，最大加热量使得出口马赫数为1，令 $Ma2=1$ ，得到最大加热量。加热量超过最大加热量，将出现壅塞时，扰动会传播到入口处，迫使气流发生溢流，减小流量，减小马赫数。(2)对于超音速流动，加热量超过最大加热量，发生壅塞时，扰动无法向上游传播，会在管内出现激波，使得波后马赫数降低，激波下游允许的最大热量增加。对于此类由热导致的壅塞现象，称为**热壅塞**。

### 十四、绕翼型可压缩流动

马赫数0.3~1.0的流动，需要考虑流体的可压缩性。

二维无黏无旋定常绝热等熵，存在速度势函数**V=∇φ**得速度势方程 $\left[1-\left(\frac{\partial\phi}{\partial x}\right)^2\right]\frac{\partial^2\phi}{\partial x^2}+\left[1-\left(1-\frac{\partial\phi}{\partial x}\right)^2\right]\frac{\partial^2\phi}{\partial y^2}-2\left(\frac{\partial\phi}{\partial x}\right)\left(\frac{\partial\phi}{\partial y}\right)\frac{\partial^2\phi}{\partial x\partial y}=0$ ， $\alpha^2=\alpha_0^2-\frac{\gamma-1}{2}\left[\left(\frac{\partial\phi}{\partial x}\right)^2+\left(\frac{\partial\phi}{\partial y}\right)^2\right]$ 。

扰动速度 $\hat{u}$ ， $\hat{v}$ ， $u=V_{\infty}+\hat{u}$ ， $v=\hat{v}$ 。扰动速度势函数 $\hat{\phi}$ ， $\phi=V_{\infty}x+\hat{\phi}$ ，假设小扰动 $\frac{\hat{u}}{V_{\infty}}<1$ ， $\frac{\hat{v}}{V_{\infty}}<1$ 。**小扰动线性化速度方程**为 $(1-M_{\infty}^2)\frac{\partial\hat{u}}{\partial x}+\frac{\partial\hat{v}}{\partial y}=0$ 。压力系数 $C_p=\frac{p-p_{\infty}}{\frac{1}{2}\rho V_{\infty}^2}=-\frac{2u}{V_{\infty}}$ 。小扰动方程边界条件 无穷远处 $\hat{u}=\hat{v}=0$ ，壁面边界条件

$\tan\theta=\frac{v}{u}=\frac{\hat{v}}{V_{\infty}+\hat{u}}$ ， $\frac{\partial\phi}{\partial y}=V_{\infty}\alpha\tan\theta$ 。

**可压缩修正**：在考虑可压缩性的情况下，对于不可压缩的解进行修正的方法。P-G法则可压缩修正，是基于小扰动线性化速度势方程，限制：小攻角薄翼，亚声速，来流马赫数大于0.7不适用。

变换 $\beta^2=\left(1-M_{\infty}^2\right)\xi=x$ ， $\eta=\beta y$ ， $\hat{\phi}(\xi,\eta)=\beta\hat{\phi}(x,y)$ ，有 $\frac{\partial^2\hat{\phi}}{\partial \xi^2}+\frac{\partial^2\hat{\phi}}{\partial \eta^2}=0$ 。在物理空间和变换空间，绕流的翼型特征是相同的。

临界马赫数：在翼面刚达到声速时对应的自由来流马赫数。阻力发散马赫数：阻力开始突然增加对应的自由来流马赫数。音障：面积积：减小机翼在接近马赫数1时的阻力增加的设计思想。跨声速传播：飞机的横截面积的分布应沿飞机的纵轴平滑分布。趋临界翼型：目的是增大阻力发散马赫数。

**线性化超音速流动控制方程**，适用 $1.2<Ma<5$ 。

对 $(1-M_{\infty}^2)\frac{\partial^2\hat{\phi}}{\partial x^2}+\frac{\partial^2\hat{\phi}}{\partial y^2}=0$ ，令 $\lambda=\sqrt{M_{\infty}^2-1}$ ， $\lambda^2\frac{\partial^2\hat{\phi}}{\partial x^2}-\frac{\partial^2\hat{\phi}}{\partial y^2}=0$ ，方程有基本解： $\hat{\phi}=f(x-\lambda y)+g(x+\lambda y)$ 。在直线 $x-\lambda y=\text{const}$ ，斜率为 $\frac{\partial y}{\partial x}-\lambda=\frac{1}{\lambda}=\frac{1}{M_{\infty}^2-1}$ 。而对于马赫角， $\tan\mu=\frac{1}{\sqrt{M_{\infty}^2-1}}$ 。因此使扰动势函数为常数的直线称为**马赫线**。

对于**绕小凸包的超音速流动**，当地表面与来流倾角为θ。壁面上马赫波斜率指向下游方向，壁面上出现的扰动不能向上游传播，其影响区域限于扰动发出点的马赫波的下游区域。实际流动在凸包前部会有激波，在后部会有膨胀波，这些波是有限强度的。线性化理论只是近似，其不足之一就是有限强度的激波（激波和膨胀波）没有涉及。**压力系数** $C_p=\frac{20}{\sqrt{M_{\infty}^2-1}}$ ，线性化超音速压力系数与当地表面与来流倾角成正比。凸包前方压力高，后方压力低，从而存在阻力，称为**波阻**。倾斜角的正负号：当物面向来流方向倾斜时（迎风面），即 $V_{\infty}\cdot\mathbf{n}<0$ 取正号；反之（背风面），取负号。压强系数与翼面斜率成线性关系，因此在线性理论范围内可把翼型分解为迎角为α的平板

流场，中弧线弯度为f的弯板流场，以及迎角、弯度均为零，厚度为t的对称翼型流场。在超音速线性小扰动条件下，翼型弯度、翼型厚度不产生升力，厚度部分不会对前缘力矩有贡献。

超声速线性理论所得升力线斜率较实验值高。原因是线性理论未考虑上表面边界层及其与后缘激波干扰造成的后缘压强升高，升力下降。线性波阻与实验相比略小，在整个迎角范围几乎是常数，该常数大约等于理论未记及的由粘性产生的摩擦阻力和压差阻力。线性化理论力矩系数与实验值偏差较大，线性化理论结果低于实验结果，原因是上表面后缘附近实际压强比线性化理论结果偏高，而力臂又较大，造成线性化理论值比实验偏低。

**阿克塞经典问题**：二维定常的平面流流过无限长小波幅波纹壁的问题。波形壁面方程为 $y_w=e\cos\frac{2\pi x}{\lambda}$ ，亚声速流控制方程 $\beta^2\frac{\partial^2\hat{\phi}}{\partial x^2}+\frac{\partial^2\hat{\phi}}{\partial y^2}=0$ ，边界条件 $\left(\frac{\partial\hat{\phi}}{\partial y}\right)_{y=0}=V_{\infty}\frac{dy_w}{dx}$ ， $\left(\frac{\partial\hat{\phi}}{\partial x}\frac{\partial\hat{\phi}}{\partial y}\right)_{y=\infty}=0$ ，解得速度势函数 $\hat{\phi}(x,y)=\frac{dy_w}{dx}e^{-\beta^2y}\sin\frac{2\pi x}{\lambda}$ ，压力系数 $C_p=-\frac{2u}{V_{\infty}}=-\frac{4\pi e}{\lambda}e^{-\beta^2y}\cos\frac{2\pi x}{\lambda}$ 。超声速流控制方程 $B\frac{\partial^2\hat{\phi}}{\partial x^2}-\frac{\partial^2\hat{\phi}}{\partial y^2}=0$ ，边界条件 $\left(\frac{\partial\hat{\phi}}{\partial y}\right)_{y=0}=-\frac{4\pi e}{\lambda}e^{-\beta^2y}\cos\frac{2\pi x}{\lambda}$ ，

$V_{\infty}\frac{dy_w}{dx}$ ， $\left(\frac{\partial\hat{\phi}}{\partial x}\frac{\partial\hat{\phi}}{\partial y}\right)_{y=\infty}<\infty$ ，解得 $\hat{\phi}(x,y)=-\frac{dy_w}{B}\cos\frac{2\pi(x-By)}{\lambda}$ ，压力系数

$C_p=-\frac{4\pi e}{B}\sin\frac{2\pi(x-By)}{\lambda}$ 。亚声速绕流压力系数与波纹壁面相位差π，压力系数沿水平方向的分量积分一个周期，为0；而超声速与波纹壁面相位差π/2，压力系数沿水平方向的分量积分一个周期，不为0，由于产生的阻力称为波阻。压力系数变化幅度，亚声速流动中随Ma增大而增大；对于超声速流动，随Ma增大而减小。亚声速情况下，流线的振荡变化与壁面一致，壁面扰动在各个方向均匀传播；超声速情况下，流线的振荡变化与壁面不一致，壁面扰动沿着马赫线向下游传播。亚声速情况下，壁面扰动离开壁面衰减，至无穷远为0；超声速情况下，沿着马赫线向下游传播。

**滑移线**是两股平行流动流体的接触线。滑移线两侧法向速度和压力相同，切向速度和密度不同。如果滑移线的稳定性，不妨假设滑移线为水平方向的直线，在受到扰动的情況下，扰动是放大还是减弱。滑移线两侧为亚声速，合力将导致滑移线不稳定。滑移线两侧为超声速，合力作用下，扰动不放大，也不衰减，向右侧移动，处于中性稳定状态。滑移线上侧为超声速，下侧位亚声速，合力作用下，扰动被放大，滑移线不稳定。

### 十五、高超音速流动概述

高超音速（Hypersonic）是钱学森于1946年创造的名词：高超音速流动指的是远大于音速的流动，一般以大于马赫数5为标志；流动是否高超音速主要看是否出现高超音速流的特征。

**高超音速流的特征**有：(1)薄激波层，由于真实气体效应，高温气体的比热比接近1，激波将非常接近物面。(2)粘性干扰，边界层变厚，改变了物体的有效形程；激波层很薄，边界层和激波层尺度相当；无粘流和边界层相互干扰。边界层厚度和马赫数的关系： $\frac{\delta}{x}\propto\frac{M_0^2}{\sqrt{Re_x}}$ 。(3)高焓层：随着马赫数的增加，通过的熵增也增加，从而导致强焓梯度和高焓旋流动。定常流的 Crocco 方程，表明强焓梯度与强度旋是联系在一起

的**V×(V×v)=−TVs**。(4)高焓层真实气体效应：高超音速流激波后激波层的高温导致气体分子产生振动激发、离解、电离和化学反应。-气体分子离解及电离需要能量，使得激波层温度比完全气体理论得出的温度：-比热比不再是常数。-温度较低时，对流传热占主要地位，-温度较高时，辐射加热也占重要地位，不能忽略。(5)低密度效应和低雷诺诸数效应：由于Kn 数增大，导致 Re 降低，40km 以上高度，很难出现激流。 $M_2\rightarrow\infty$ 时控制方程、边界条件均不出现 $M_{\infty}$ ，因此无量纲解与马赫数无关，称为**马赫数无关原理**。

**牛顿流模型**：牛顿假设流体由一系列均匀分布、彼此无关的运动质点组成。质点在物面碰撞后相对于物面的法向动量损失转换为对物体的作用力，而切向动量不变。压力系数 $C_p=\frac{p-p_{\infty}}{\frac{1}{2}\rho V_{\infty}^2}=2\text{sin}^2\theta$ 。牛顿公式所得结果的精度随马赫数的增大而提高。

**气动热**来源有：摩擦、压强、激波和边界层相互干扰、激波和激波相互干扰。驻点热流，与机身头部曲率负相关： $q_w\propto\frac{1}{\sqrt{R}}$ 。

**乘波体**是一类超声速或高超声速的气动构型，激波附着在其前缘，飞行器看起来像“骑”在激波上，故称为乘波体。